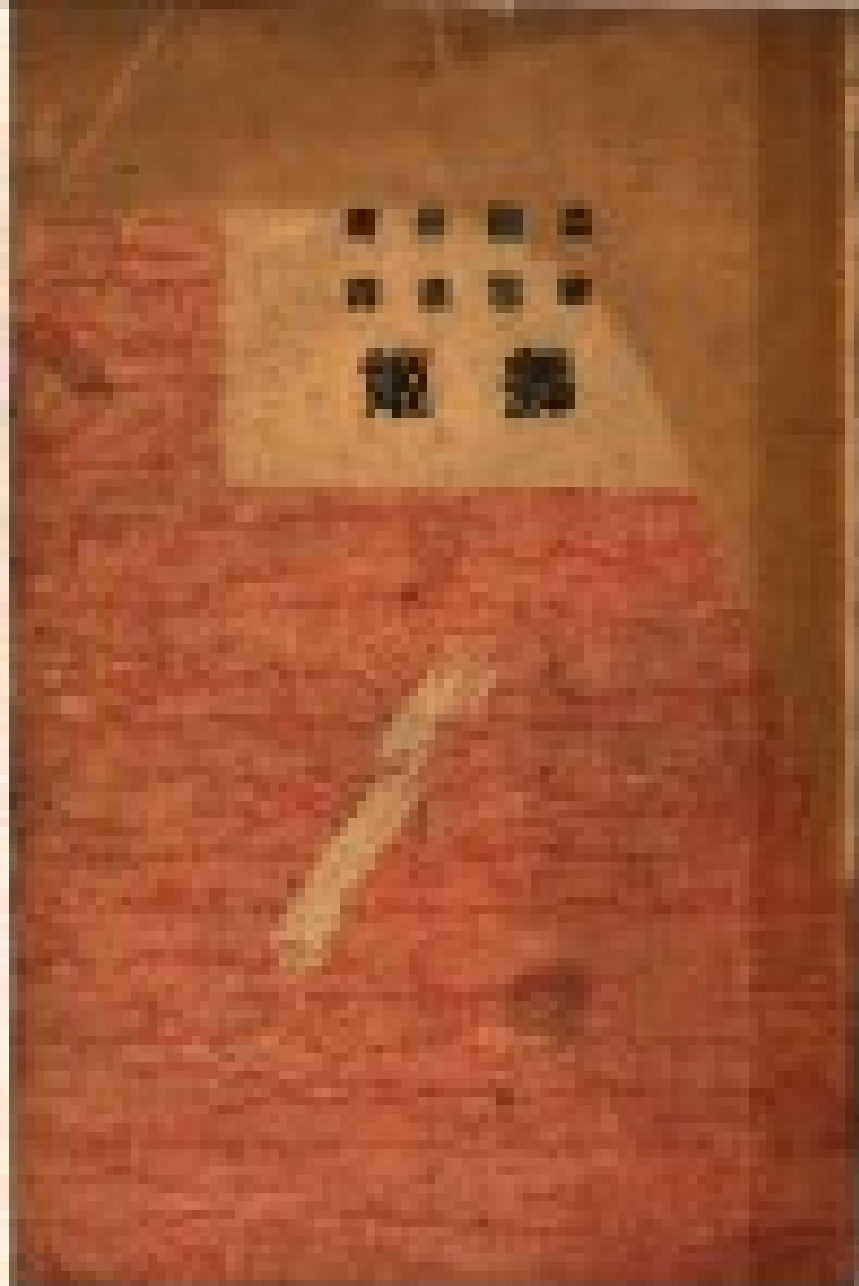


著 外 鷗 森
譯 清 雪 林

舞 姬



1011626

复旦大学图书馆

861.576
40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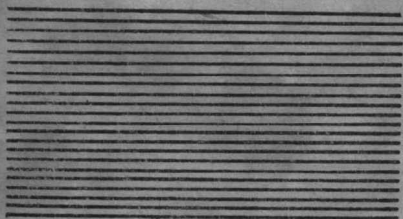
现代日本文学丛刊

2

舞姬



森鷗外 著
林雪清 译



FUDAN JFZ0000067504F 复旦图书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陸少銘 吳朗西 主編

現代日本文學叢刊

舞姬

著者 森 鷗 外

譯者 林 雪 清

發行者 吳 文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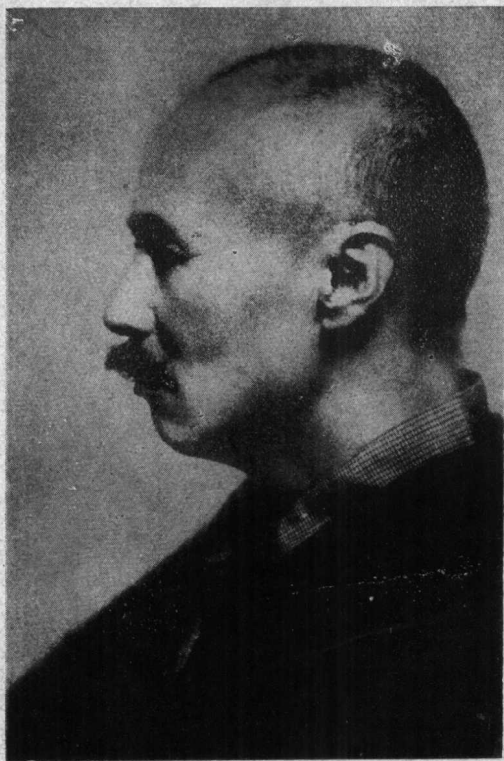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中華民國廿六年五月初版

一——一五〇冊

本書實價三角



像 外 鷗 森

目錄

性生活 · · · · · 三九

舞

姬

原
书
空
白
页

輪船的煤炭已經加足，二等船室的空氣十分沈寂，只有電燈的光圈空自輝映着；每天夜晚集聚在這客廳裏逛紙牌的旅客們，今晚也都上岸住旅館去了，船上祇留下了我一個人。

五年前當我的宿望算是達到了目的，掙得了奉派出洋的頭銜，到了這西貢來的時候，眼之所見，耳之所聞，沒有一件不是希奇新穎的；順手寫來的紀行文章，一天有好幾千字登諸當時的報上，博得世人不少的贊許。但是現在想起來，那種幼稚的思想，不自量力的誕言，居然還把一些平凡的風俗景物，也像煞有回事地敘述了起來，實在不值得識者的一笑。這次首途的時候，雖也曾買得一本預備作寫日記用的本子，但是到現在却依然仍是保持着

它那潔白的紙面。這許是在德國留學數年之間，便養成了一種的Nil Admirari嗎？不是的，這其間正另有別種的緣故在。

真的，這次東歸的我，已經不是西行時的故我了。學問方面雖仍是滄海之一粟，但我却已飽嘗了俗世的艱辛，人心之叵測。我更覺悟到自己的心之善變。昨日之是已成今日之非，我又將寫出這瞬時的情感來給誰看呢！這就是我沒有寫成日記的原因嗎？不是的，其間正另有別種的緣故在。

自離布林的西港以來，屈指已有二十多天了。照普通航海的習慣，這時應該交識了同船的旅客，藉以慰解旅中的愁煩的；但是我却藉口身上的不適，竟自蟄居在船室裏，甚至對同行的人們，也絕少交談。這就是因為了我心中正有一種祕無人知的怨恨纏繞着。這怨恨最初是像一抹的陰雲掠過了我的心頭，使我看不到瑞士的山色，也無心在羅馬的古蹟中徘徊，不久更使我厭惡人間，感懷身世，背上了一種迴腸九曲的哀思；現在雖已在我心房深

處變形，成了一點的醫痕，可是在每讀一書睹一物的時候，還依然像臨鏡之影，回聲之響一樣地，喚起了我無限傷心舊情，正不知苦惱了我多少次數！唉！我將何以銷此愁懷！假如是另一種的愁恨時，也許可以寄之詩歌，來消遣這心頭的苦悶。但是只有這段情緣，却牢牢地深雕了在我心上，使我無法寄託。今夜因為船上既無舊友新交，時間又尚早，茶房仍未將電燈開燃，那麼就讓我來寫出這段情史的概略吧。

我因自幼即接受了嚴格的家庭教育，所以在父親早喪之後，尚能不至於荒廢學業，無論在舊藩屬的私塾裏，或是在到了東京進豫備學校的期間，乃至於進大學的法學系之後，太田豐太郎的名字總是列在榜首的；這就像儘足以安慰只守着我這獨兒子過活的母親的心。到了十九歲時，得了學士頭銜；據說這還是大學開辦以來第一次的名譽事呢。踏出校門之後，即到某機關服務，並將鄉里的母親接到了首都來，過了三年快樂日子之後，因為得了長官的特殊嘉許，竟至被派出洋，擔任調查某種事項的職務。這時候自以為興家立業的

機會，全在此時，所以也就勇氣百倍，即遠離了年逾五十的老母，也不覺得十分悲傷，遙遙遠遠跑到了柏林。

我當時懷着朦朧糊糊功名野心，和制約慣了的苦幹力，跑到了這歐洲的新都會來。呀！這逼射着我雙眼的是何等的光彩！這迷惑了我心懷的是何等的色澤！Under den Linden的街名，在直譯作「菩提樹下」的時候，應該是如何的幽靜的所在；可是請一看那在這馬路上的鋪石路成羣結隊行進的士女吧！當挺胸聳肩的軍官們正倚在朝着威廉第一街的窗邊佇立的時候，那些纏披着五光十色的禮服的少女們，身上都裝帶了巴黎式的裝飾，到處徘徊。路上的景象，沒有一件不使人目眩心迷的。加以那在柏油路上靜靜地滑過的馬車；和在高聳入雲重樓高閣的間隙處，發出了震盪着晴空的驟雨般聲音的噴泉水滴；再往遠處一望時，穿過了勃蘭登堡門的那邊，在那綠葉陰翳的中間，映出了浮現在半空裏的凱旋塔的女神像；這許許多多的景物，都一齊逼在眉睫之間，真難怪初到這裏來的人們，大有

應接不暇之概了。不過我的心中早已懷着了無論身臨何種勝地，誓不爲一切美景所迷的決意，所以尙能夠不受外物的矇蔽。

我拉了一拉門上的鈴，將名片遞進去之後，並將政府的介紹信拿了出來，說明自己的來意。那些普魯士的官員，都表示了歡迎之意，公使館的手續亦無事完結，當面即答應了我無論甚麼事，他們都可以隨時指點我，通知我。我真僥倖，在故國的時候，已經學過了一些德、法語言，所以在初見面的時候，他們沒有一位不詢問我是甚麼時候在那裏學得了這樣一口流暢的外國語的。

在國內的時候，早已得到政府的允許，所以便想在公餘之暇兼到大學裏去攻讀政治學。

在一兩個月之後，公事上的接洽已經辦妥，調查也漸漸地有相當的結果，於是就把緊急的事項做成了報告書，寄回本國去；對於不甚要緊的，則自己摘錄了起來，前前後後也有

幾冊之多吧。不過學校方面却没有像我所希望那樣的專門研究做政治家的學科，所以在躊躇不決之間，總算決定了選修兩三位法學家的科目，把聽講費繳納過之後，便隨時出席聽講去了。

三年的歲月，夢一般過去了。人類的好尚，只要時候一到，恐怕就無法可以限制得住的吧。我自從秉承着父親的遺言，遵守母親的教訓，在神童的讚聲中自欣自慰地窗前苦讀的時候，直到在官長嘉獎溫慰的竊喜之下，埋頭苦幹的時代，我只是成了被動的，機械般的傀儡，一點也沒有自覺過。到了二十五歲的今日，久經此地大學的自由風氣薰陶之後，心裏總覺有點不大安靜，蟄伏心中深處的「真我」這時候纔抬起頭來，像是在攻擊從來的「假我」。我覺悟到自己並不適於成為雄視一世的政治家，也不是可以成為熟諳法律，裁斷是非的法學家。

我嘗自思自想，母親是想我變成一部活字典，我的長官却希望我成為活的法律。成了

一部活字典尚有可說，要變成活的法律却使我有不能堪了。從前無論對於瑣屑的一點小問題，也總得拘謹叮嚀的我，這些時却在寄呈官長的書信中，大談其凡事不應拘泥於法制上的細目，而祇須能夠深得到法的精神，則萬事當可一刀立斷的論調。一方面在學校裏也逐漸疎遠了法科的講堂，而醉心於歷史和文學之間，大有漸入佳境之意了。

長官呢，原來既然是想把我造成一部隨心所欲的機械，所以當然是不喜歡一個抱有獨立思想，不同凡衆的人物。所以我當時的位置就不能不有危險；不過這尚不至於就會使我打破了飯碗。然而最近在柏林的留學生之中，有一羣頗有勢力的人，却偏和我作對，兩者之間，發生了一種極不大好的關係；他們初時是在懷疑我，後來竟至於譏謗我了。但是這又豈是毫無緣故的嗎？

他們一定以為我之不陪他們一路喝啤酒，同樣子打球，歸之於我的頑固的頭腦和克制物慾的努力，所以纔帶嘲帶忌地疎遠了我。不過這真的只能說是他們不認識我。然而，呀，

這我自己尙不能自知的弱點，他人又那能夠明白呢！我的性情就像含羞草一樣地，一碰着外物，便會萎縮下來。我的心真像一位嬌羞的處女，自從小時候遵守着家長的教訓，乃至於求學做官，都不是自己有勇氣來自關進路的，即表面上的忍耐刻苦的功夫，也不外是自欺欺人的東西，只是向着他人所指示的途上，一路邁進罷了。我的所謂一心不亂，不受外界的誘惑者，也並非有拋開了外物的勇氣，而只是懼怕外物，自縛自制，不敢稍存嘗試之心而已。在出國之前，我還是深信着自己是一位有爲的人物，從沒有懷疑到自己克苦之心的。

呀！那時代現在已成過去了。一向自以爲不可一世的俊傑，在輪船剛離開了橫濱埠頭的時候，竟至淚滴滿襟，當時雖曾自覺得意外，然而誰知這正是自己的本性呢！這顆脆弱的心，還是秉承天賦的呢，還是早年失怙，專靠慈母的一手養育中纔變成了這樣的呢？

對着像我這樣脆弱的心，他們的嘲笑固猶可言，但是嫉忌却不是太無謂了嗎？對着那塗脂施黛，奇裝豔服，坐在咖啡店裏兜誘客人的女人們，既沒有買歡一時的勇氣，望着那帶

着高帽子，挾着鼻眼鏡，裝着貴族式的說話帶鼻音的 *Lebemann* 又不敢過去和他們一起遊逛。我既然連這一點的膽量都沒有，那能夠有資格和那些活潑俏皮的留學生們交際應酬呢。因為平時的少來往，所以不但引起了他們對我的嘲笑和嫉忌，甚且猜疑着我來了。這就成了我含冤莫白，在短短期間之中嘗盡了無限艱辛的誘因。

每當我在動物園散步歸來，經過了善德樹下路，想回到蒙皮斯街的寓居去的時候，便須經過克羅斯特爾街的古教堂前。剛從燈炬的光海中走到這狹窄的暗街中來，每一仰望到這對着那些樓上欄干掛着晒而未收的被單襯衣褲等的人家；門前站着鬍鬚掩着下巴的猶太教老人的酒場；和樓梯的一節可通到樓上，一節却通到打鐵店的地下室裏去的店房等等，而窩成了凹字形的這三百年前的古蹟，我不知曾有多少次呆站在那裏恍惚神往的呢。

在一天的黃昏時候，正當我照例從動物園回家，順路經過那古教堂前的時候，忽然看